



中国古典故事精选（四）

中卫 编著

目 录

中国古典小说故事——《杨家将》	1
除潘仁美杨家报仇	7
穆桂英大破洪州	19
中国古典小说故事——《镜花缘》	23
牡丹遭贬	23
淑士国	27
两面国	33
中国古代公案故事——《施公案》	39
哑巴上堂伸奇冤	40
问案审讯土地神	43
斑鸠哀鸣平冤案	45
中国古代公案故事——《彭公案》	49
黄犬替主鸣冤	51
杨香武盗取九龙杯	58
包公怒斩曹国舅	68
巧断鼻孔插钉案	75
中国古代公案故事——《海公全传》	79
海瑞科场抗奸受损	80
赃国公畏贤起敬	89
海瑞当面辱相	94
中国古代诗歌故事——《孔雀东南飞》	99
中国古代诗歌故事——《木兰诗》	107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论语》	110
苛政猛于虎	111
楚王好细腰	111
木喜鹊	112

多言何益	112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孟子》	113
步五十步笑百步	113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庄子》	116
庖丁解牛	117
匠石运斤	118
东施效颦	119
朝三暮四	120
惠子相梁	121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荀子》	123
干蒙鸠与射干	123
孔子观酒器	124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韩非子》	125
郑人买履	126
滥竽充数	127
欲速则不达	128
涸泽之蛇	128
牵强附会	129
石子与宝贝	129
酒店恶狗	131
不合时宜	132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列子》	134
杞人忧天	134
歧路亡羊	135
纪昌学箭	136
愚公移山	137
疑人盗斧	139
中国古典散文故事——《吕氏春秋》	140

唇亡齿寒	141
穿井得一人.....	142
大公无私	143
刻舟求剑	144

中国古典小说故事——《杨家将》

杨家将的故事由来已久，大概在杨业父子生活的时代，他们的英雄事迹就被当时的人民所传颂。死后不久，他们的故事就传遍天下。

到了明代，即有人把有关杨家将的话本、杂剧和口头传说故事加以搜集、整理，编写成小说。当时有关杨家将的小说有多少种，不好考证，流传下来的有两种：一为《杨家通俗演义》，一为《杨家将演义》。《杨家将演义》在我国人民中间流传较广，影响也大，而《杨家通俗演义》就差一些。

《杨家将演义》通过北宋杨业一家世代抗辽的忠勇事迹，歌颂了抗战派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鞭挞了破坏抗战事业的卖国投敌的行为。小说叙述宋太宗时宋、辽幽州战役后，杨大郎、二郎、三郎在分州战死，四郎被俘，五郎去五台山为僧，杨业在陈家谷战役中撞李陵碑而死，七郎又为潘仁美所害。后来真宗被围困魏府，为六郎所救。接着在破天门阵和救十大朝臣出九龙飞虎谷战役中，四郎、五郎、六郎和六郎之子以及杨门女将都立了战功。最后以杨宗保平定西夏，十二寡妇征西，克敌凯旋，结束全书。小说比较好地表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战争的特点，即主旨在于表现正义一方必定取得最后胜利，集中笔力歌颂英雄人物的前赴后继和英勇无畏的气概，从而鼓舞人民树立与侵略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作品通过对许多大战役的描写，塑造了一大群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如老将杨业，出生入死，骁勇善战，威震四方，连契丹的萧太后也称赞他：“久闻此老号杨无敌，名不虚传。”后因大奸臣潘仁美的陷害，以致在陈家谷战役中身陷重围，最后以身殉国。但杨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继承杨业的遗志，前赴后继地走上卫国杀敌的前线。作品中不仅描绘了杨六郎的英雄事迹，还用较多的笔墨描绘了杨门女将，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个可贵的创造，特别是杨令婆（即佘太君）、穆桂英的赤胆忠心、智勇双全，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显示了我国古代英雄妇女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书中绿林豪杰出身的孟良、焦赞也是人们所喜爱的草莽英雄的形象。就连反面人物潘仁美、王钦等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这些人物的故事长期在人民口头流传，有的甚至成了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物的共名。比如某某女人能干，便被称作“穆桂英”；某人阴险奸诈，即被比作“潘仁美”。中国古典神话故事七郎打擂劈潘虎七郎打擂劈潘虎

六郎、七郎遵父母之命到武当山看望师父，转眼已有月余。这天，兄弟二人拜别师父，各自跨上战马，下山直奔代州。

途中，七郎连连向六郎央求，要到汴京城中看看热闹。六郎犹豫再三，禁不住七郎缠磨，便改换方向，往汴京而去。

二人来到城门前，只见门侧贴着一张纸，有人在那里仰头观看。六郎、七郎便勒住马缰，站在人后细看。原来是宋朝皇帝的圣谕，意思是为了显示大宋神威，特命当朝枢密使潘仁美之子潘虎，在酸枣门外摆设擂台，

意在切磋武艺，招募天下壮士。六郎看罢，恐怕七弟惹下什么事端，急忙干咳了一声，头里便走。杨七郎忙紧紧跟在后边。

二人进入城中，找一处客店住下。晚饭之后，店小二来送茶，六郎灵机一动，便跟小二哥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闲聊起来。可巧那店小二生就一张爱说话的嘴，你问一句，他能答你十句。说着说着，扯到了城门口的圣谕上。店小二说：“那潘虎到少林寺学了几年艺，回来后仗着他老子在皇上面前受宠，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近日，又摆了擂台，已有二十几条汉子死在他手下了。”

听了店小二的讲述，七郎禁不住怒火中烧。好不容易等小二哥告辞了，他向六郎说道：“那潘家父子如此草菅人命，让我去宰了那潘虎，出出胸中这口闷气。”

六郎急忙拦阻说：“这里不比代州，任你横冲直撞。哥哥自有主意，附耳过来，仔细说给你听。”

七郎紧忙凑近六郎，听完计策，展开眉头笑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六郎算清了店钱，便与七郎牵马来到街上，随着前去看打擂的人流，来到了擂台广场。这里原是一个大沙滩，拥拥挤挤站满了看客。台上披红挂彩，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擂台边上围了一圈短柱，高出台子三尺左右。柱上扯了几道绳子，绕成一圈绳网。台南两根大柱足有两丈多高，柱头上又绑了一根横梁，为的是好挂对联。只见上联写的是：“艺冠天下无敌手”；下联是：“功盖寰宇有威名”；横批是：“奉旨会武”。

六郎怕七郎惹事，忙引他牵着马，绕了个圈子，来到擂台北侧看客稀疏的地方。

等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只见酸枣门内闪出一队人马，前面的旗子上书着个“潘”字。那人马来到擂台前，

有两个人顺着扶梯，一前一后爬上台去。

那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高足有八尺，两手叉腰，往台上一站，一言不发，露出满脸杀气。此人就是潘虎。跟他上台的是他老子的干儿子黄龙，身高不满五尺，前鸡胸后罗锅，相貌极其丑陋。只见黄龙装模作样往台前一站，扯着沙哑嗓子叫道：“我皇陛下为显示神州威风，特命当朝枢密使公子潘虎摆下擂台，与天下好汉会武。谁能胜得潘公子，轻则赏银，重则封官。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失手，打死概不偿命。有比武的，快上台来。”

杨七郎见台上那二人如此猖狂，气得铁掌紧握，牙齿格格作响，杨六郎见状，生怕他抢先上台，悄悄扯扯他的衣袖。

这时，看客中一个人“噌”地跳上了擂台。等他稳稳地站在台上，人们才看清楚，这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颇有几分英气。黄龙叫道：“先报姓名、立字据，再动手。”

那年轻人厉声喝道：“俺尤天保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既然来了就不怕死。只是说不定我死，还是他亡，要立字据不难，但要双方同时签字画押。”

潘虎大笑道：“天大的笑话！你潘爷爷还用画什么鸟押。我看你死在眼前，还敢癫狂胡言，你难道还能从这里捡到便宜不成？”

尤天保被激怒了，说道：“你身为官家子弟，却满口喷粪。为何不曾动手，就用恶语伤人？”

潘虎嘿嘿冷笑道：“骂你又怎样？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我便取了你的狗命，让你做个孤魂冤鬼，状都没处告去。”

尤天保气得浑身发抖，禁不住破口大骂：“你父子狗仗人势，设台打擂，尽伤好汉性命。俺今日吃了豹子胆，先收拾了你个龟孙子，再找你家老乌龟理论！”

潘虎突然飞起一脚，直照尤天保下身踢去。尤天保急忙轻轻一闪，也摆开了架势。这两个，一个如下山恶虎，一个如入水蛟龙，各自拿出平生本领，你来我往，打了五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六郎看了一会儿，暗自思忖：“那潘虎脚功看来很平常，却招招不忘踢脚，可能是鞋中藏有暗器。脚功多用脚掌，他偏偏使用脚尖，难道他不知道脚趾踢人最容易自伤？暗器十有八九藏在鞋尖。想到这里，六郎悄悄对七郎说：“待会儿你上了擂台，要当心他的两脚，鞋子里可能有暗器。”

此时，七郎磨拳擦掌，连连点头说：“哥哥说得对，得着机会，我就把他的鞋子脱下来，让汴京人都开开眼，看看他潘家公子的丑行。”

七郎话音未落，听得台上一声惨叫，只见尤天保两手捂着腰眼，在台上滚来滚去。杨六郎心中暗叫“不好”，那尤天保定是中了潘虎的暗器。可恨的是那潘虎并不就此罢手，而是抬脚连连向尤天保踢去，然后把尤天保举过头顶，向台下扔去。

尤天保可能在台上就死了，掉到台下一声没哼。杨六郎和七郎不约而同，放开了马缰绳，奔到天保面前，摸摸鼻息，已没有一丝游气。解开衣服一看，皮开肉绽，断了数根肋骨，真是惨不忍睹。

弟兄二人默默回到马前，杨六郎对七郎说：“七弟，哥哥若再拦你，说不定又会有好汉毁在这恶棍手里。你上台去，定要按昨夜商定的办法行事，哥保你万无一失。”

杨七郎边答应，边紧紧腰带，顺手将宝剑交给了六郎。

这时，潘虎扒掉了上衣，在台上耀武扬威。黄龙满台转着圈，怪腔怪调地大吹大擂。七郎看了，义愤填膺，身体往前一蹿，两脚猛地一点，如燕子般飞到了台上。

没等潘虎、黄龙开口，七郎就厉声说道：“俺复姓木易，排行老七。你七爷爷本不稀罕你家的什么赃官，只想为冤死的好汉们报仇。要打就打，你爷爷不立字据。”

说完，不等潘虎他们回话，便猛虎般扑了过去。潘虎见对手来势凶猛，忙往旁边一闪。哪想到杨七郎是个虚招，潘虎光顾了上身，却被七郎踢中脚拐，不由自主倒在了台上。

潘虎一交手便吃了大亏，禁不住恼羞成怒，从地上翻滚起来，便向七郎反扑过去，哇哇叫着乱踢乱打。

杨七郎一边还手，一边暗想：这畜牲是气昏了头，还是不懂章法？天底下哪有如此打法？管他呢，瞅机会算计了他那鞋再说。

这时，潘虎突然飞起一脚，狠命朝七郎腰眼踢来。七郎心中暗喜，身体向右一闪，仰手抓住了潘虎那只脚后跟。顺势往上一抬，潘虎仰面朝天摔倒在台上。那鞋却握在七郎手里。

杨七郎把鞋帮撕开，果见鞋尖里藏着一块多棱铁块。七郎把鞋到人群当中，大声叫道：“请父老兄弟们看看，这潘家公子，就是用这种暗器伤人的。真是禽兽不如，天理难容！”

潘虎爬起来，又羞又怒，扑过来想与七郎拼命。此时的杨七郎，再不想跟这厮浪费时间，招招下去，又猛又狠。那潘虎心存侥幸，还想用他左脚鞋中的暗器伤害

七郎。好个七郎早有防备，趁潘虎抬脚之际，身体向后稍微一仰，伸出左手抓住了潘虎的左脚。

此时，杨七郎对那鞋子已不感兴趣了，身体往前一躬，用脚踩住了潘虎的右脚，再把潘虎的另一条腿扛在肩膀上，全身用力一挺，将潘虎撕成两半。

杨七郎劈了潘虎，余怒未息，又走到擂台前边，伸出两掌，将两根木柱打断。

这时，杨六郎已按昨夜所定，牵两匹战马来到台下，自己先上到马上，亮出了宝剑。杨七郎顺手在台上捞了一杆长枪，向台下一跳，正好骑在乌龙驹身上。

弟兄俩各自把两腿一夹，两匹战马便箭一般冲了出去，转眼跑到官道上，向北飞驰而去。

除潘仁美杨家报仇

党太尉用计将潘仁美拿回京都后，宋王有心偏袒，将此案拨归参知政事傅鼎臣审理。

傅鼎臣领旨，马上升堂提审潘仁美。傅鼎臣问道：“潘招讨，往日同僚相待，今领君命，难容私情。如果真的违犯了法律，请讲明情由，免得动用刑法。”

潘仁美故作冤屈状，辩解道：“小可承君命，防御辽兵。杨家父子邀功贪战，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险些使我全军覆没。若朝廷任其诬陷，不察其详，屈杀帅臣，那么，后人谁还敢承当此任？乞大人明鉴，向上奏知我主。”

鼎臣听了，半晌无语，令左右将潘仁美送回狱中，退入后堂。忽然家人报道：“潘府黄夫人派使女前来，说有机密要事求见大人。”

鼎臣忙让唤到后堂。使女跪在地上说道：“夫人因太

师让御史台下费心，薄奉黄金一百两，玉带一条。望大人寻机行个方便，再得重谢。”

鼎臣本是好利之徒，见着此物，不胜欢喜，令左右收起，对使女说：“你回去拜上夫人，不须挂念，我自有分晓。”

使女拜辞而出。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好财，恐潘家人串通关节，秘密让手下人在府门侦探。得知潘府使女进府，八王随即来到，恰在府门外捉住使女。八王提着金铜来到后堂，鼎臣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下阶迎接。八王厉声问道：

“你身为朝廷显官，为何私受潘府贿赂，要害杨家？”

鼎臣说：“小官并无私情，殿下何出此言？”于是八王让人将潘府使女押到台阶下拷问。使女受刑不过，只得讲了实话。八王怒道：“你难道还要强辩吗？”

鼎臣哑口无言，自己脱去冠带，伏在阶下请罪。

八王下令备马，随即进见太宗，奏知其事。太宗惊道：“若不是卿有先见之明，险被奸臣卖弄。”接着问道：“鼎臣当定何罪？”

八王说：“私受贿赂，但念未酿成大祸，当定为枉法之罪，罢职为民。”

太宗允奏，即下旨，罢鼎臣官职，发归乡里去了。

八王又奏请太宗，要举荐清官来审理此案，宋王准奏。八王从吏部调来清官册，精心挑选。他见清官册上记载着寇准的名字，人们都赞颂寇准居官公正，爱民如子，这才保荐寇准升任西台御史，审理潘杨一案。

寇准万万没有想到宋王会突然提拔他任西台御史，命他审理潘杨一案，审得清、问得明则还罢了，若有半点含糊，别说这新升任的西台御史，恐怕连脑袋也保不

住。可王命难违，寇准只得谢恩下殿，到西台去上任。

寇准刚刚离开龙庭，来到五凤楼下，就听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伺候潘妃的丑太监。丑太监走到寇准跟前，掏出一封礼单，说是潘妃听说潘杨两家官司批在西台审问，特送礼单；国母一不为潘，二不为杨，只为潘太师是国母的父亲，让他谅情一二。说罢就让寇准将礼单收下。

寇准心想：万岁命我审问此案，正好为令公雪冤涤辱。可说八王千岁同情杨家，我若收了这份礼单，岂不要跟傅鼎臣一样？想到这里，连忙推辞不收。

丑太监见他推三阻四，心里很恼火，便威胁寇准道：“不收也罢，等咱回到宫中，禀与国母，国母奏与圣上，我看你不用在此举官，回家抱娃子去吧！”

寇准听了一愣，心想：是呀！我若不收，那内侍回去奏与国母知晓，暗里加害于我，叫我如何是好？寇准左思右想，到底被他想出了个主意：我将此礼单收下，不拆封过目，直接带到南清宫去，让八王千岁看着办吧！

寇准拿定主意，收下礼单，也不去西台上任了，让随从牵马，直奔南清宫而来。

八王赵德芳听说寇准应诏走马上任，前来南清宫见驾，不由心中大喜，忙命太监将寇准宣进宫来。寇准素知八王王法森严，铁面无私，生怕进宫出些差错，心里有些紧张。他正正乌纱帽，紧紧碧玉带，小心谨慎地走进宫里，向八王叩头问安。赵德芳想试试寇准，明知故问道：“寇爱卿不去西台上任，到南清宫干什么来了？”

寇准连忙将碰上丑太监，接下潘妃礼单之事讲给赵德芳。八王听他说收下了礼单，心中不悦，讥讽地说：“礼单上不是金银，就是珠宝，你收下了好嘛！”寇准见

八王嘿嘿冷笑，又急忙跪倒，说道：“礼单虽是收下，臣可无有拆封。现已带进宫来，请八王爷龙眼过目。八王爷让臣收下，臣便收下；不让收下，臣便原封退回！”

八王见寇准并未开封，就让他呈上礼单。拆开一看，果然是为潘仁美求情，若是寇准收下人情，管保他升官进爵，重重有赏；不然，就要罢免他的官职。八王看罢，心中十分恼怒，决心与潘妃做个对头，碰她一碰。从这份礼单上，八王也发现了寇准才智过人，他把这份礼单带进南清宫来，分明是将一副千斤重担放在了自己肩上。想到这里，赵德芳不由脱口说道：“啊呀，寇准有此深谋远虑，倒有天官之才……”

话音未落，寇准“扑通”跪下，口称“为臣谢恩”！八王莫名其妙，问他谢的什么恩呀？寇准答道：“八王爷封我为天官，怎不谢恩？”八王见他如此聪敏，打心眼里喜欢上他，便应允等潘杨官司审清问明，保他做个吏部天官。

寇准见有八王做主，气也粗了，胆也壮了，决心按律而论，不管他太师不太师，要为杨家伸冤，审问潘仁美。

寇准辞别八王，回到西台，略做了些准备，第二日便开堂审问潘仁美。可潘仁美自恃有潘妃做主，不但不招认他的罪行，反而咆哮公堂，大骂寇准。无奈，寇准只好动用五刑，打得潘仁美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潘仁美也铁了心，打死也不招供。这样一来，案情明摆着，就因没有潘仁美的口供，定不了案。寇准心里十分焦急，不动刑潘仁美不招，再动大刑又怕潘仁美无供而死，潘妃闻知必然不肯干休。到那时，寇准虽死无怨，可是杨家冤情难明。寇准面对明月孤灯，在书房里转来转去，

也想不出万全之策。

这时，班头来禀，说潘仁美在牢房里自言自语，就是将他拷打一死，到了阴曹地府也是不招。寇准听了心里一动，沉思片刻，忽然心生一计，就让班头牵马，到南清宫去拜见八王。

正说要去，恰巧八王趁月明人静前来探问消息。寇准将八王迎到客厅坐下，八王便问他过堂的情形。寇准禀报说，潘仁美老贼死不招供，还扬言就是到阴曹地府他也不招。八王一听也觉犯难。这时寇准又道：

“老贼口中说就是到阴曹地府也是不招，依臣看来，他内心倒是怕死，我们何不假设阴曹地府，看他招也不招？”

八王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寇准便请他扮作五殿阎君。赵德芳为了与杨门雪冤报仇，也顾不得许多，便答应下来。寇准自己扮作判官，命衙役都改扮成牛头马面、夜叉小鬼。然后又向班头吩咐一番，班头领命而去。

再说潘仁美身受重刑，疼痛难忍，在牢房里昏一阵，醒一阵，就见班头提着一壶酒进来，向他大献殷勤。潘仁美只道他是好意，加上刑后口渴得厉害，便捧着酒壶喝起来。不一时，竟酩酊大醉，昏睡过去。班头提起酒壶悄悄走出牢门。

谯楼打过三更三点，潘仁美还在昏睡，忽然觉得有人呼唤他。他昏迷中惺忪着醉眼一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面前站着的竟是几个小鬼。还没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听一声凄厉的喊叫：“将潘仁美的鬼魂招引上来！”

不由分说，潘仁美被那几个小鬼推推搡搡，拉拉扯扯，出了牢门，来到一个所在。他举目四望，只见阴风森森，灯火恍惚，看样子不像是人间。他惊问道：“这是

何处？”

假扮大鬼的班头变声变调地说：“此乃是阴曹地府！”

潘仁美一听吓得浑身颤栗，牙齿打战，得得直响，他声音颤抖地问：“莫非说我真的死了？”

班头说道：“你已经死了三日，还不知道么？快随我参拜五殿阎君去吧！”

潘仁美哭哭啼啼，随班头走进改布成森罗殿的西台府大堂，跪伏在地。扮成阎君模样的赵德芳拿捏着腔调问：“潘仁美，现有杨令公父子，在此阴曹地府将你告下，你在阳世是如何害死杨家父子的？还不从实招来！”

到了此时，潘仁美还想抵赖，说并无此事。阎君怒道：“众鬼卒，将潘仁美下油锅，上刀山！”

几个假扮的小鬼答应一声，将潘仁美抬起来。潘仁美高呼冤枉。

扮作判官的寇准向八王打了个手势，说道：“启奏阎君，生死簿注明，潘仁美还有二十年阳寿啊！”

于是，假阎君说道：“潘仁美，你如果招出实情，本殿君念你还有二十年阳寿，放你还阳；倘若执迷不悟，定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潘仁美心想：我若招出实情，放我还阳，再施巧计，将杨延昭等一一斩尽杀绝不迟。于是老贼怀着强烈报复的心理，将如何残害杨家父子的经过，一一招认。

寇准双手执笔如龙游蛇走，将口供录制两份，一份交给赵德芳，另一份交给潘仁美画押。

赵德芳见潘仁美画了供，一声吩咐：“撤去阴曹！”登时换上蜡烛，灯光通亮。众人摘去面具，还以本来面目，潘仁美才发觉上了当。

众衙役一拥而上，将潘仁美紧紧捆绑起来。

第二天一早，宋王早朝。寇准押解着潘仁美，八王抱定那上打君、下打臣的金铜紧紧跟随，一起来到金銮殿。

寇准上殿，三叩九拜，然后奏道：“臣启万岁！潘杨两家之事，臣已审清问明，此乃太师口供，万岁御览。”

宋王命太监将口供呈上来，从头至尾详看一遍，面露难色，不知如何判处才好。

八王上前问道：“叔叔，此案可审得清？”

“审得清。”

“问得明？”

“啊，问得明。”

“审得清，问得明，叔皇就该加封寇准。”

于是宋王就依了八王的保奏，封寇准为吏部天官。然后他假意让赵德芳判处此案。八王看出宋王就是到了这种地步，还仍然想袒护潘仁美，也就执意不肯，想看看宋王到底如何判处。宋王见赵德芳推辞，正中下怀，便判道：

“潘皇亲，你太不该公报私仇，陷害忠臣，犯下误国大罪，按律本当问斩……”宣判到此处，他见潘仁美脸然惨白，连呼万岁求饶，可是八王和寇准冷冷的不动声色，便接着判道：“朕念你保孤登基有功，今将死罪赦免，贬家为民，永不封官！”

潘仁美听说不斩他，不由大喜。八王却冷冷地说道：“叔皇，如此判案可为公正？”

“这……莫非皇侄不服？”宋王不由一怔。

“侄臣岂敢不服！怕的是这王命金铜可有些不服！”八王说着把金铜拿在手中。

寇准见赵德芳要打宋王，觉得压服不如讲理好，急